

# 冢先生解愠序

仲尼之徒。居則曰。不知我也。嗟呼學士之常情哉。夫士之所志。先王之道也。先王之道。治天下國家之道也。士既志於此道。而學有所成者。則欲爲王侯所用。而爲政治之一助。固乃其志而爾。然而不用於世。則嘆以爲不知我者。嗟呼學士之常情哉。古而猶爾。而況後世乎。其於今也。先王之道愈衰。仲尼之教益裂。其稱好學者。亦皆流乎記誦詞章也。則以學問爲學問。以政治爲政治。任政治之士。未必求學問之事。業學問之徒。未必與政治之職。士大夫自士大夫。學者自學者。而不思學問是治天下國家之方也。則在上之人所當必爲。而政治是有先王之道也。則學者之所當必任。悲矣哉。爾也不肖。而會志于聖道久矣。然近世所見聞之諸儒。多皆言語文學之流。而主總行政事者鮮也。迺欲就而研究道義。未嘗得其人也。唯有大峯先生。命世而興焉。爾一見先生。私心頗渴望焉。乃委菲幣於門庭。而日侍於講筵。大達我宿志。稍得啓發憤排矣。先生亦莫敢所以隱於爾。更被寵遇焉。有年于茲。而先生曾慨息之餘。所以解其愠於毫端之一冊。自藏其篋中久矣。爾頃請讀之。三復不止。猶有不勝感激者也。嗚呼使此書徒藏其篋中乎。是實後世士大夫之藥石哉。蓋士大夫之疾。其難治者。固在乎欲專貴擅愛。而不能進賢舉能也。則若使大方君子。因以知學問之爲學問。而信仕進之道。乃先生之愠。亦於是乎解矣。故請諸先生。以命剗剛氏云。安永戊戌

解  
題  
序

歲  
夏  
四  
月  
望

巖  
井  
閔  
子  
餘  
謹  
序

# 解愠

信濃 冢田虎述

孔子曰。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凡學先王之道者。既有所自得焉。則欲爲王侯所用。以行諸國家也。而未嘗用。則不免乎有愠怫也。然其未嘗用。顯不離王侯之不明。又不離學者之不才。或有使之然者矣。虎亦未能爲君子也。則不得不愠焉。因述解愠。以仰南風之薰云。

上有明君。而無賢臣。其明不遠。下有賢臣。而無明君。其賢不用。君明臣賢。而相規相詢。則明而莫所以不及焉。賢而莫所以不達焉。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君。有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也。雖今之時也。世豈明君無焉哉。賢臣亦豈無焉哉。然明君不能達其明。賢臣不能用其賢者。乃其昵近之臣。或使之然也。何以謂之。凡爲人臣之道。其事雖多端也。而進賢舉能。忠莫大焉。雖君自明也。非家至而日見之。不有毗輔之者。焉能達其明。雖臣自賢也。不得特進而直告之。非有薦舉之者。焉能用其賢。昔者子貢問孔子曰。今之人臣。孰爲賢。子曰。吾未識也。往者。齊有鮑叔。鄭有子皮。則賢者矣。子貢曰。齊無管仲。鄭無子產乎。子曰。賜。汝徒知其一。未知其一二也。汝聞用力爲賢乎。進賢爲賢乎。子貢曰。進賢賢哉。子曰。然。吾聞鮑叔達管仲。子皮

達子產。未聞二子之達賢己之才者也。此子皮進子產。而鄭國以寧。鮑叔進管仲。而齊侯以霸。然則鮑叔之於齊侯。子皮之於鄭國。可謂忠大於子產管仲矣。故進賢舉能。忠莫大焉。雖今之時也。豈無子產管仲之才焉乎。而人君不得舉而用之者。乃子皮鮑叔之臣。未在于朝乎。管子曰。賢不肖之知於上。必由中央之人。財力之貢於上。必由中央之人。中央之人者。謂其昵近之臣也。說命曰。惟后非賢不乂。惟賢非后不食。此其昵近之臣。非有薦舉之者。則明主賢臣如何相須焉。而得有所能爲矣哉。

右一解

古之人君。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。三年不得。或人爲鬻五百金。買千里馬死。於是不壽年。千里馬至者二焉。以是觀之。雖後之人君。豈不欲千里馬邪。然有位之臣。不知死馬之當買。且吝乎捐五百金也。故雖有千里馬也。未至於君之門。或馬之千里者。適有以至其門。然有司者。吝乎出千金。而不令之爲公駕。且未自知有其千里之能。視之猶驢馬也。則蹴踏踐躐。欲以展其四蹄。而不可得也已。人君不固不欲涉于遠。然有位之臣。不執策以御之。則不能超然至于豁達之地。恒自坐於深宮。則視不明。聽不聰。昧乎世故。拂乎人情。莫言可聞。莫行可法。至不宅於善。而皆在於凶德。管子有言。曰。堂上遠乎百里。堂下遠乎千里。是以其昵近之臣。壅蔽其耳目也。故問命曰。爾無昵于儻人。充耳目之官。迪上以非先王之典。此在上之人。親近於儻

利之小人。使之充備視聽之官。斯人則誘諭其君上。唯以財利之非道也。洪範曰。于其無好德。汝雖錫之福。其作汝用咎。言人君以彼愴利之人爲善。而雖與之爵祿。還爲君用咎惡之事。以敗君義也。故記曰。長國家。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。彼爲善之。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菑害並至。是故人臣之節。不獨顧其寵。不獨欲其賞。進賢舉能。與之匡翼。將使其君聰明而已。舜曰。臣作朕股肱耳目。大聖如舜。猶濫臣之翼爲。況後之人君乎。願後之爲人臣者。皆能作股肱耳目乎哉。

### 右二解

後之爲人臣者。特欲自尊權。復欲自擅寵。其權與其寵。恐奪諸他。而未嘗有所推舉焉者。爲夫樊姬所笑哉。樊姬。楚國之夫人也。楚莊王罷朝而晏。樊姬問其故。莊王曰。今且與賢相語。不知日之晏。樊姬曰。賢相爲誰。王曰。爲虞丘子。樊姬掩口而笑。王曰。何笑。對曰。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。非不欲專貴擅愛也。以爲傷王之義。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。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。未嘗進一賢。知而不進。是不忠也。不知。是不智也。安得爲賢。明日朝。王以告虞丘子。虞丘子稽首曰。如樊姬之言。於是辭位。而進孫叔敖。孫叔敖相楚。莊王卒以霸。婦人而猶爾。況於丈夫乎。後之爲人臣者。有爲虞丘子。猶可也矣。或會遇學者。而有所聞焉。然以爲是儒之事也。不思即己之當然。徒聽之若越談楚言。則終不及改其過。不願傷其君義者。乃不亦甚矣乎。而

特自欲專貴擅愛。而杜賢良之情。絕才能之望。令之不達焉。則不使其君亦得爲莊王也。不忠莫大焉。秦誓曰。人之有技。冒疾以惡之。人之彥聖。而違之俾不達。是不能容。以不能保我子孫。黎民亦曰殆哉。以此觀之。今來古往。國家之隆替。寧唯人君之明暗哉。咸在其所任之賢否也。詩曰。民之無良。相怨一方。受僇不讓。至己斯亡。縱在今天下秦寧。而諸侯舉如兄弟。四竟協和。而不有侵掠削弱之懼。然駭淫泆誇。則非莫自顛僇之患。孔子曰。良藥苦於口。而利於病。忠言逆於耳。而利於行。湯武以謬謬而昌。桀紂以唯唯而亡。然則爲人君者。徒聞唯唯之聲。而不聽謬謬之言。謂疾技違彥者。以爲良臣。與之朝夕。而未有所容焉。不得以彈正其非心者。乃不亦殆矣哉。

## 右三解

昔者和氏獻寶玉。楚王刑之。是非楚王之辜也。是玉人之罪也。王固不知玉。故令玉人相之。玉人曰之石也。則王刑和氏。玉人先攻之。則王夙得寶。且多賞和氏焉。玉人實不知相焉。而妄相之。迺俾王不明。寶玉而題之以石。貞士而名之以詐。罪皆在於玉人矣。後之爲人臣者。亦猶玉人乎。其自未能學也。則不知賢之爲賢。而妄論以爲某賢某不賢。然所其以爲賢不賢者。固皆斗筲之人。而亦多不學之徒也。則未可分賢不賢。詩所謂誰知鳥之雌雄者也。而實學治國安民之道。所以爲賢者。乃謂之以爲某學者也。某儒者也。斯俗外之物也。斯巫醫之比也。而不知攻此大寶

以獻於其君。可不悲哉。周官曰。學古入官。議事以制。政乃不迷。子產有言。曰。譬如田獵。射御實。則能獲禽。若未嘗登車射御。則敗績厭覆是懼。何暇思獲。後世爲士大夫者。或自有官爵祿位。以自謂我大夫也。我士也。然未嘗學古。不議事以制。臨乎其有政也。唯恐失己官祿。而多所迷錯焉。實未知先王治安之道。則未爲士大夫之用。譬之猶操椎鑿刀鋸。以自謂工也匠也。然未知規矩繩墨之法。則不爲工匠之用也。而未有所自恥焉。自若處士大夫之班。難矣哉。魯有先大夫。曰臧文仲。既沒其言立。魯人以爲不朽。而孔子謂之曰其竊位者。何以謂之。以知柳下惠之賢而不爲之也。文仲而猶不免竊位之責。而況不及文仲者乎。詩曰。彼君子兮。不素餐兮。後世士大夫。其不自能制事立言。又未能進一賢。徒爲其口腹。秩祿之求。而不勝其任者。乃皆非竊位素餐矣哉。

右四解

周公曰。嗚呼君子。所其無逸。言君子之道。以政治爲念。故所在念德。其無逸豫也。後之人君。生則安富尊榮。生則安富尊榮。則不知世艱難。不問民疾苦。其無所而不逸。其無所而不逸。則驕則侈。高而可危。滿而可溢。鮮能長守富貴矣。周官曰。位不期驕。祿不期侈。是有位者。不與驕期。而驕自至焉。有祿者。不與侈期。而侈自來焉。驕侈來至焉。則失乎人民之心。失乎人民之心。則將害於其祿位。可不慎焉乎。魏文帝出遊。辛毗從之射雉。帝曰射雉樂哉。辛毗曰。於

陛下甚樂。羣下甚苦。帝默然。後遂稀出。此幸毗之一言。爲能喻之。文帝且以知其所苦也。後之人君。生則安富尊榮。臣下非喻之。惡知人民所苦。而後之爲人臣者。君曰樂乎。則曰樂矣。君曰苦乎。乃蔽其所苦。而亦曰樂矣。唯憂其君之不樂。而不欲使君知其所苦。間或有直言者。以語下情於君前。則彼排斥之而謂。如斯者其鄙也。不可以語於君前也。終使其君無所而不逸。而加羣下之苦也。其苟加羣下之苦也。則怨謗數起。災害並生。殆至乎使其君遭困病。而無奈之何。寧非不智不忠哉。雖然後世士大夫。多未學問。而世爵祿。則固不知仕進之道。苟以委命于君。以爲忠也義也。豈其委命于君。是士大夫之道哉。乃是婦寺之道也。詩曰。匪教匪誨。時維婦寺。後世士大夫。進仕于其君。其所以爲忠也義也者。多皆是婦寺之道也已。宜哉至其危敗。猶歸咎于君。謂我君不能。而曾不思己之罪矣。皆是不學之由也。故聖王之制。學而後仕。其末學也。不知匡君非。不能救下苦。必也官賢材。而信任之。則政成而下遺其苦。必也選忠良。而左右之。則言入而君知其過矣。伊尹曰。任官惟賢材。左右惟其人。惟非學以驗之。又安得賢材與忠良邪。假饒有其似賢良。而未嘗學也。乃亦皆非其人也。後之人君。生則安富尊榮。而不知羣下之艱苦。而庶官左右。苟非其人也。乃恐終乎驕侈哉。

## 右五解

世會有聰明之君。而無賢良之臣。則不能成其聰明。適及其爲政也。殆不與庸君異也。其以何

也。君負其聰明，謂羣臣莫己若者，自以爲百發百中，而雖聖人也，不思不能必無過。政事一任我意，不肯咨謀諸衆庶，而爲其臣者，固多具臣也。則偏仰君之聰明，而不得敢規可否，每君之出一言，行一事，乃舉曰唯善也，而嘆美之，若出乎一口，自以爲吾輩何若君，君實聰明也，而畏敬之如鬼神，是以其君遂輕慢衆庶，以至乎驕傲，沈於諂諛之辭，牽於帷牆之勢，而不得窺先王大道，反將喪其聰明，而終與庸君同焉。悲矣哉！昔者魏武侯，謀事而當，羣臣莫能逮，朝而有喜色，吳起進曰：君聞楚莊王之語乎？武侯曰：未也。吳起曰：楚莊王謀事而當，羣臣莫能逮，朝而有憂色，申公巫臣進曰：君朝而有憂色，何也？莊王曰：吾聞之，諸侯自擇師者王，自擇友者霸，足己而人莫己若者亡。今以不殺之不肯，而議於朝，羣臣莫能逮，吾國其幾於亡矣。吾是以有憂色也。此莊王之所以憂，而君獨有喜色，何也？武侯遂巡而謝曰：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。此莊王之所以憂，而武侯之所以喜乎？武侯之所以喜，而後君之所以驕，何也？蓋武侯竊於吳起之言，而能謝其過，則將爲與莊王同也。後之人君，斯所以驕，而又無如吳起之臣，則終不得與武侯同焉，沒身不知其過也。益稷曰：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退有後言，後之人君，雖或謂聰明也，因不欲以有良弼，而爲其臣者，亦不啻面從，實莫能逮焉，則唯以其君爲明睿也，而不能毫釐聞之。大甲曰：視遠惟明，聽德惟聰，然則所謂聰明者，非親謀事而當之謂也。不沈於諂諛之辭，而能聽德言，不牽於帷牆之勢，而能視遠方，此之曰聰明矣。仲虺之語曰：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

若者仁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孟子有言。湯之於伊尹。學焉而後臣之。故不勞而王。桓公之於管仲。學焉而後臣之。故不勞而霸。夫雖聖王賢主也。不能必無過。故必選賢賢良。師之友之。學之傲之。而爲令之輔翼也。後之人君。或雖有聰明之質。然未能諳於世故。未能通於人情。而莫有其輔翼在焉。則頗至乎驕傲。而不得振其過非也。詩曰。芄蘭之支。童子佩纆。雖則佩纆。能不我知。此之謂矣哉。

右六解

孔子曰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和。所謂和者。非無乖戾之謂也。和猶和羹之和也。同者。以水濟水之謂也。昔者。齊景公嬖梁丘據。謂晏子曰。唯據與我和矣。晏子對曰。據亦同也。焉得爲和。公曰。和與同異乎。對曰。異也。和。如和羹焉。水火醯醢鹽梅。以烹魚肉。燔之以薪。宰夫和之。齊之以味。濟其不及。以洩其過。君子食之。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君所謂可。而有否焉。臣獻其否。以成其可。君所謂否。而有可焉。臣獻其可。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。而不干。民無爭心。故詩曰。亦有和羹。既戒既平。醜遐無言。時靡有爭。先王之濟五味。和五聲也。以平其心。成其政也。聲亦如味。一氣二體。三類四物。五聲六律。七音八風。九歌以相成也。清濁小大。短長疾徐。哀樂剛柔。遲速高下。出入周疏。以相濟也。君子聽之。以平其心。心平德和。故詩曰。德音不瑕。今據不然。君所謂可。據亦曰可。君所謂否。據亦曰否。若以水濟水。誰能

食之。若琴瑟之專壹，誰能聽之。同之不可也如是。此和同之辨可以見焉。後之爲入臣者，上自卿相大夫，下至小正有司，皆唯以莫乖戾于君爲和焉。君亦以此爲和焉。乃猶一味一音，而不具五味五聲也。豈不繆乎。如是則止一官，而不具庶官也。景公又問晏子曰：吾欲善治齊國之政，晏子對曰：官未具也。臣數以聞，而君不肯聽也。臣聞：仲尼居處情倦，廉隅不正，則季羔愿憲侍氣鬱而疾，志意不通，則仲由卜商侍，德不盛，行不厚，則顏回冉雍侍，今君之朝臣萬人，不善政之所失于下，實墜下民者衆矣。未有能士敢以聞者，臣故曰：官未具也。後之人君，無乃亦官未具焉邪。爲其君者，則每爲一事出一言，皆自以爲是也，不以省其非焉，而爲其臣者，則徒憚乖戾乎君心，而不敢獻其可否，所謂可則曰可，所謂否則曰否，唯是阿比而同焉，則是可謂亦官未具也。其安如斯者，而謂君臣相和矣乎。問命曰：僕臣正，厥后克正。僕臣諛，厥后自理。后德惟臣，不德惟臣。此羣臣正直而不同焉，則其君德成而能正。群臣諂諛而不和焉，則其君不德，而自以爲聖。是故君臣苟欲善其政治，則爲君者，能推和同，以察臣之所謂可否，爲臣者，亦能省和同，以濟君之所謂可否，乃君臣寔和，而庶幾乎無不善政焉哉。

右七解

凡臣之事君也，翹欲自爲，而不知讓善於君，斯古今之通患也。凡在位之臣，不知讓諸君，則民亦不知讓諸其長上，苟不知讓諸其長上，而習自爲也，則是上下交征，而爭民施奪也。是故人臣之節，

將唯明君之德。而不欲見己之善。此之曰忠貞矣。子路爲蒲令。備水災。與民春修溝瀆。爲人民煩苦故。予人一簞食一壺漿。孔子聞之。使子貢止之。子路忿然不悅。往見夫子曰。由也以暴雨將至。恐有水災。故與民修溝瀆。以備之。而民多匿於食。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。而夫子使賜止之。何也。夫子止由之行仁也。夫子以仁救。而禁其行仁也。由也不受。子曰。爾以民爲餓。何不告諸君。發倉廩。以給食之。而以爾私饋之。是汝不明君之惠。見汝之德義也。速已則可矣。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。子路心服而退也。此子路之惠。意未敢以欲見己之德義。且將行仁於民也。然終使夫民恃懷己之惠。而未見發君之倉廩也。則是不明君之惠。而見己之德義也。聖人之視微。明且盡者。如斯矣夫。焉可不畏之乎。後之爲人臣者。乃將有甚焉者也。有時乎。或發其倉廩。有以振於民。猶且言。吾君不敢焉。是我告諸君。以能惠于汝也。若此儕者。固非以欲行仁也。薄自爲買譽名也。則不肯饋己之財者。舍而無論焉。乃取諸君。而用君之財。以爲己之惠。而愈明君之不仁者。其罪不亦大矣乎。荀卿有言。曰。上不忠乎君。下善取譽乎民。不恤公道通義。朋黨比周。以環主圖私爲務。是篡臣者也。所謂篡臣者。謂篡奪君之威權也。君子之德風也。小人之德草也。上蔑其德。而徵其名。則下喪其道。而悖其利。上下交馳。驅乎名利。以不相遜讓也。則爭奪將真止矣。其安使民敬忠以勸。而成其政令之有焉。詩曰。匪其止共。惟王之邛。此言爲臣者。非止於恭敬。而皆自爲焉。則爲其君之邛病也。是以舜美因臯陶用刑之明。而民皆協于中。

則卑陶讓之。以爲帝德無愆。故民不犯于有可。成王作歸禾。以稱周公之德。則周公作嘉禾。以陳成王之命。孔子曰。善則稱君。過則稱己。則民作忠。君陳曰。爾有嘉謀嘉猷。則入告爾后于內。爾乃順之于外。曰。此謀此猷。惟我后之德。嗚呼。臣人咸若時。惟良顯哉。然則爲人臣者。苟有於己謀慮成。一善焉。則讓諸其君。而不以衒己之德義。實是惟良顯也哉。

右八解

能讓諸上者。乃亦能讓諸下。能讓諸下者。乃亦能舍己隨人。能舍己隨人者。乃亦能進賢。虞書曰。萬方黎獻。共惟帝臣。惟帝時舉。敷納以言。明庶以功。車服以庸。誰敢不讓。此禹之所以戒舜也。凡讓諸上。讓諸下者。莫大乎進賢焉。而能進賢者。乃不敢謂仇讎與親戚也。晉大夫祁奚老。晉侯問曰。孰可使嗣。祁奚對曰。解狐可。君曰。非子之讎耶。對曰。君問嗣。非問讎也。晉遂舉解狐。後又晉侯問。孰可以爲國尉。祁奚對曰。午也可。君曰。非子之子耶。對曰。君問國尉。非問子也。晉遂用祁午。君子謂。祁奚能舉善矣。稱其讎不爲諂。立其子不爲比。書曰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祁奚之謂也。外舉不避仇讎。內舉不私親戚。可謂至公矣。後世士大夫。孰能爾焉哉。若其親戚。則欲進之。而褒美其善。若其仇怨。則欲退之。而稱揚其惡。毀譽皆出於偏黨。則其所以毀者。未以實惡也。其所以譽者。未以實善也。好之則謂黑爲白。惡之則謂白爲黑。然其善惡固白黑也。則果不可誣焉。故退之而損於君者。雖乃有之也。進之而益於

君者。乃未之有也。夫賢者進退人也。進焉則以成君德。而使民被其澤。退焉則以除君惑。而使民免其害。其進退之。皆將忠於君而仁於民也。宰出於我偏黨。以進退之乎。衛靈公之時。蘧伯玉賢。而公不用。彌子瑕不肖。而公任之。大夫子魚患之。驟諫不聽。子魚將卒。命其子曰。我死置屍牖下。吾在朝久。而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。是不能正君也。生不能正君者。死不當成禮。其子從之。靈公往弔焉。怪而問之。其子具以交言對公。公默然失容曰。是寡人之過也。命之殯於容位。乃進蘧伯玉。而退彌子瑕。成禮而返。於是衛國以治。惟蘧伯玉。未與子魚親戚。惟彌子瑕。未與子魚仇讎。苟賢則欲進焉。不肖則欲退焉。退之將有裨我乎。進之將有益我乎。未惟親戚與仇讎。非乃有裨益我者。非乃有裨益我者。而以屍諫之何也。唯將忠於君。而仁於民也。是故賢者之進人也。以親戚故。非昵而進之。以仇怨故。非拒而不進。以仇怨故。非諂而進之。以親戚故。非嫌而不進。況未其親戚與仇怨乎。惟義之與比也。易曰。出門同人。又誰咎也。可無所偏私之謂也。詩曰。嗟我懷人。寔彼周行。此言有進賢之志。而無險誑私謁之心也。夫古之士君子。切乎進賢也。其如斯者何。蓋進賢舉能。固士大夫之任也。所以士大夫之任者。凡以安上治民。非賢不克也。故進舉失其賞。乃是不勝其任也。周官曰。推賢讓能。庶官乃和。不和政靡。舉能其官。惟爾之能。稱匪其人。惟爾不任。後世爲士大夫者。未嘗知所以推舉焉。特欲自爲焉。而不旌別淑慝者。乃皆以爲不勝其任矣哉。

右九解

嗟好賢惡不肖。人情之所以同也。夫人情之所以同者。則歷萬世。踰四海。而不可易焉。詩曰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故雖今之時也。人豈不好賢乎。而所謂賢也者。不隕穫於貧賤。不充誣於富貴。樂先王治安之道。以砥礪其才德。而欲施之國家者也。如今公侯大夫士。適稱好學。更求儒者者。而如好之者。亦未用之以正其君。未任之以治其民。徒使之講讀書籍而已。而終不使之與參政事。苟有政事。則與俗士庸輩謀焉。判不能容之。彼其好之也。猶滑稽俳優。耍狎戲弄。而不敢尊信焉。而所謂儒者者。固亦多非真儒者也。或呻其說畢。或屈其窮理。或夸覽識之博。或負辭藻之美。若不放蕩傲慢。則鄙固僻夷。否則便辟佞媚。而之所以口說。乃亦毀瓦畫墁之歸而已。未肯修德行欲以施于有政。自以爲學問則學問。政事則政事也。而先王之所以爲道。仲尼之所以爲業。不思乃其如何也。則公侯大夫士。其不敢尊信之也。乃不亦宜矣乎。雖然公侯大夫士。其好之也。未敢爲家國。徒爲其耳目。則未若遊倡伎樂也。如能爲好之。乃宜與之謀政事也。欲與之謀政事。乃不可以不知人也。如今公侯大夫士。其所以好者。乃多似而非者也。好夫似而非者也。則非實好賢也。昔者子張見魯侯。七日而公不禮。託僕夫而去。曰。臣聞君好士。故來見君。七日而君不禮。君之好士也。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。葉公子高好龍。鈞以寫龍。鑿以寫龍。屋室雕文以寫龍。於是夫龍聞而下之。窺頭於牖。拖尾於堂。葉公見之。棄而走。失其魂魄。

是葉公非好龍也。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。今臣聞君好士。故來見君。七日而不禮。君非好士也。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。如今公侯大夫士。其所好者。亦皆如是也已。孔子曰。惡紫之奪朱也。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殺邦家者。又曰。放鄭聲。遠佞人。大甲曰。君罔以辯言亂舊政。周官曰。罔以利口亂其官。此利口與辯佞。似賢而非賢也。孔子又曰。鄉原德之賊也。孟子謂之曰。惡似而非者。君臣苟賢之。而為此等人所眩惑。則至亂國政矣。故聖人惡之也。如今公侯大夫士。恒好夫似而非者。乃及乎見其真者也。或愕其直言。而疑其為佞人。或以不阿順於己。以為不忠焉。終不得信用之。豈不傷矣夫。皆是其歸在乎不知人也。故臯陶謨曰。都在知人。在安民。從此以來。聖賢制法。至乎治安之道。乃以知人為先務也。嗚呼今之時。知人者鮮矣哉。

右十解

安永四年。乙未。秋九月。筆記焉。虎今茲三十一。幾乎顏子死年。而未能有一善之及於人者。斯所以深恥也。又有更所慍怫焉。而解之同志士云爾。

冢田虎叔貌述

東都 雄風館藏

彫工 宮田六左衛門